

战琴

ZHAN QIN

赵 鹫 著

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

战琴

赵 鰲 著

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

1962年·北京

內 容 提 要

这是一本短篇集，共有六个短篇。内容都是写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革命斗争的故事。故事的主人公多数是红军中的小战士。作者细致地塑造了一些红军战士的英雄形象。例如受伤的三娃机智巧妙地把羊群领到山上，为缺粮的战友带来了温暖和喜悦；又如，小号兵张东才，小琴手刘二虎，为了集体的利益，毫不吝惜自己的生命。他们虽然牺牲了，但他们那颗火热的心却永远被人们所怀念。

另外几个人物如乐观的二牛，坚强豪迈的雄鹰罗富平，以至那位坐在雪山脚下的无名英雄，他们的形象也都感人至深。

小朋友们，当你读完这些故事的时候，请想一想：什么样的人才才是真正的英雄？

战 琴

赵 冀 著

兆 祥 插图

*

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

(北京东四12条老君堂11号)

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出字第085号

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

*

787×1168 1/32 2 1/2 印张，40,000字

1962年3月北京第1版 1962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30,000 定价0.17元

目 次

雄鹰	3
朝霞	17
号手	30
路	39
战琴	48
“灵芝草”	57

雄 鷹

好不容易找到了游击队，可是他們不要我，好說歹說都不行，末了，他們見我硬是不走，便指着一个小棚子說：“你找我們隊長說去吧！”

去就去，我才不怕哪！

小棚子是用树枝子搭成的，两根碗口粗的大树干搭成了一个三角形的門，門上挂着一块破草帘子。棚子里黑得很，猛一进去什么也看不清楚。好一会才看出里面有两张用树枝搭成的小床，床上鋪的是树叶；床前有一张用树干做成的长条小桌，桌上放着几个飯碗，还有一个沒有把的茶壶。桌子上坐着一个人，面向里背朝門，看不清他的面孔，只見他腰間佩着一把大刀，大刀上拴着一块很长的紅綢子。

“你是隊長嗎？”我輕聲地問。

那人猛地轉过身来，大刀碰击着小桌发出当当的声

音。我这才看清，他，小个子，大眼睛，眉毛又粗又黑，紫黑色的脸膛上有几颗豆大的雀斑，最可笑的是嘴巴的左上方长了一根很长很长的黑毛。他跳下桌子，两眼狠狠地瞅着我，突然大声地问：

“你找我干什么？”

他一定是游击队长罗富平了。他怎么这样厉害？那一双眼睛象刀子一样。我觉得心里有什么事也瞒不过他，便说：

“参加你们游击队！”

“参加我们游击队？”

他说得很慢，象掂量什么东西似的，掂量我这句话。突然他把脚踏在小床上，把小床踏得吱吱响，大声问道：

“叫啥名字？”

“小顺子！”

“问你太名！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干什么的？”

“放牛娃！”

没容我喘一口气，他又接着问：

“为什么参加红军游击队？”

我看他那凶神般的样子，心里真有些害怕，但是既然来了，心里的话就要全说出来。



“土豪杀了我爹媽，我要报仇！”

我的話剛說完，他“唰”的一声抽出大刀往桌上一扔，向我靠近了两步，几乎是对着我的臉問：

“怕死嗎？”

說着把一只大手“啪”地搭在我的肩上：“嗯？”

他虽然气势凶，但是我看得出并没有什么恶意。我感到他是在故意考我。我望着他，也大声地說：

“怕死就不来了！”

“好家伙！”他又在我肩上重重地拍了一下說，“象个

紅軍游擊隊員的樣子！”說罷便哈哈大笑起來。停了一會，見我不說話，又笑着問：“怎么不高興？”

我看了看他的手，有點委屈地說：“你打得人家生痛生痛的，怎么高興？”

听了我的话，他的笑声更响了。笑够了，他拿起那把破茶壶，倒上一碗水說：“喝点水吧！”

我端起碗來喝了两口，問他：“就这样，算收下我了？”

“不习惯这种方式？”他說着，一脚踢开草帘子領我出了門，对着那些刚才死活不肯收我参加游擊隊的人說：“同志們，来认识一下新同志！”

那些“同志們”都围上来，七嘴八舌地問：“收下了？”

“怎么，你們不同意？”他笑着說，“小家伙年紀不大骨头倒挺硬哪！”

“給我們小队吧，队长。”刚才那个讓我找队长的人說。

他摇摇头，說：“不行。暂时先住在我这里，等指导員回来再决定。”說着，抽出大刀在面前的树上砍下了几根大树枝，对我說：“抱回去，搭个象我那样的床。会嗎？”

我点点头，抱起树枝走了几步，他却又追上来把树枝夺过去，自己抱回小棚，亲手給我搭起床来。一边搭一边說：“你就睡在这里！”說罢，蹲在我面前，笑嘻嘻地問：“不尿床吧？”

“我都十六岁了。”我不好意思地说。

“你怕我不？”停了一会，他忽然问。见我不说话，他又接着说：“不要怕，我这个人有些怪脾气，处长了就好了。刚才我是试试你的胆量，没有十个豹子胆就不能当红军游击队员。”他停了停，有点不好意思地说：“以后看我有啥子不好的地方，多批评。你睡觉吧！”说罢，一下子把我抱到小床上，自己却踢开帘子一阵风似地走了。

指导员回来的时候，大伙还争着要我，特别是陈大梁（就是让我找队长的那个人），可是我们队长不同意。他和指导员商议了半天，最后对我说：“你就在队部当通讯员，管着吹哨子，起床、吃饭、练武都得按时吹哨子，还管着送信、传消息。差使不轻，你能行吗？”

我说：“叫我干的，没有不行的！”

他又哈哈大笑起来。看得出，他很喜欢我。

日久天长，罗队长的脾气我就摸透了。他是这么一个人：不论在激烈的战斗里，还是在艰难的日常生活中，在他的脸上总找不到一点愁容。他会唱很多四川山歌。他常把一些老调填上新词教给大家唱。他到哪里，哪里就有歌声，就高兴。平时大家很少叫他罗队长，差不多都叫他罗大哥，老罗，还有人叫他罗一毛。他名义上住在我們那个小棚子里，其实大半时间是和大家挤在一起睡。不过一练起武来他可就大变样了，那样子就和我第一次

見他的時候差不多。有時候哪個隊員吃了老鄉的東西，或者是做了別的違犯紀律的事，就會被叫到小棚子裡，他第一句話總是問：

“你說，咱們是什麼人的隊伍？”

犯紀律的隊員說：“老百姓的隊伍。”

他就說：“老百姓的隊伍為什麼禍害老百姓，嗯？”

說得對方無言答對，他就又象哄孩子似地講一些常理。末了，在你肩上重重地拍几下，說：“下次不可，走吧！”

一有戰鬥，他總是跑在最前面。每一個小隊的陣地，他都要親自看過，有時候還親自下手幫隊員們修築工事。戰鬥中，他習慣舉着大刀，邊跑邊喊：“同志們，沖呀！”那神氣，那動作，讓不熟悉他的人看了，真有點怕。

我參加游擊隊後的第二年秋天，軍閥劉湘和這一帶的土豪民團，把我們圍困在萬源大面山一帶。敵人靠着人多裝備好，想一舉殲滅我們。

大面山是四川萬源一帶許多小山組成的一個較大的山脈。山上長滿了葉子很大的青鋼樹和茂密的竹子。有的地方高大的樹木連成一片，把天也遮住了。不用說，這樣的山林，對我們游擊隊是再合適也沒有的了。狡猾的敵人一開始“圍剿”，就用民團割竹子，大炮轰山燒樹等辦法，想把我們完全暴露在他們面前，好消滅我們。但是，

任凭軍閥土豪人多枪炮好，怎么能够搜遍連綿不断的山岭呢？怎么能够烧尽滿山的蒼松翠竹呢？又怎么能够消灭得了象青山蒼松一样的紅軍游击队呢？只要有山林在，就有我們紅軍游击队在。

经过几次大的战斗，我們轉移到了一座筑有三道工事的小山上。

罗队长一大早就站在山前观察敌人的动静。他把几个小队的干部找来说：“今天已經是敌人向我們发起‘围剿’的第四天了。上級有指示，我們已經完成了誘惑敌人，消耗敌人的任务，讓我們队坚持到天黑，掩护后边部队全部撤入深山密林。我們完成任务后，也撤入西北山的密洞，暂时避开敌人，保存力量，准备好好收拾他們。我們的任务很重，无论如何也要坚持到天黑。”

“老罗，”他的話刚說完，陈大梁从一棵大树上滑下来报告說，“狗东西們又开始行动了。”

罗队长唰的一声抽出大刀片，說：“第一道工事我們不要，敌人一打，我們就撤。他們一定追，当他們进入第二道工事的时候，就要頂住。大家听我的命令，准备杀！”說罢，提着大刀往前跑去。我一步不离地跟着他。

太阳接近树梢的时候，敌人的迫击炮响了。我們在山頂上看到一片灰老鼠般的敌人，在迫击炮的掩护下往山上爬来。看样子今天对付我們这五十多个人的足有两

个营。他们一边爬，一边喊着：

“投降吧，你们被包围了！”

一群群敌兵往上爬的时候，罗队长掂量着大刀片，嘴里小声地念叨着，脸上还有几分笑意；但一听到敌人喊着要我们投降，火就来了！只见他双眉拧成一股绳，脚下一使劲，一块斗大的石头顺着山坡滚了下去，几个伏在地上不敢抬头的家伙，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脑袋就被砸成了肉酱。看到这种情景，他哈哈大笑着回过头来对我说：“小顺子，痛快不！嗯？”说罢，挥舞着大刀，对同志们喊：

“准备好，狗东西们上来了！”

一阵迫击炮声刚停，敌人便一窝蜂似地拥上来。陈大梁见敌人冲了上来，刚要跳出战壕，罗队长一把把他按下，说：“沉住气。”

敌人离得更近了。五百米，三百米……

“打！”

随着罗队长的喊声，我们的步枪、土枪一齐向敌人开了火。我也找了个地方隐蔽起来向敌人射击。我们打得正起劲，就听罗队长喊：“撤，快撤！”嗨！看到离敌人这么近，心里真舍不得撤下去。

敌人认为我们无力防守，拚命追击，气焰更加嚣张。

刚刚进入第二道工事，敌人便追上来了。罗队长接过我手中上了刺刀的长枪，说：“小顺子，你在这里观察敌

情，一有变化，馬上去报告指导員。陈大梁，跟我来，把这些家伙埋在这里。”

他的話剛說完，敌人已經接近了战壕。敌我双方打了照面，来不及射击，就拚起刺刀来。战场上响起一片金属相碰的鏗鏘(kēngqiāng)声。

罗队长的刺刀在敌群里象一条白色的蛟龙来回翻滚，汗水和血污在他脸上划下了一道道小沟，軍装被血浆汗水沾在身上。突然，三个軍閥兵一齐向他冲了过来。一个家伙挺着刺刀刺向他的腹部，罗队长用枪一拨，刺刀从他胸前滑了过去。接着，他对准敌兵的胸部刺去。誰知这家伙十分狡猾，見刺刀过来急退两步往左一閃，罗队长的刺刀扑了空，一下子戳在一棵大树上了。他刚要往外拔，另一个敌兵赶上，用枪压住了罗队长的刺刀。只見罗队长猛一使劲，“叭”的一声，刺刀断作了两段。敌兵見他刺刀已断，一拥而上。罗队长举枪朝一个敌兵头上猛力砸过去，趁机抽出他的大刀片，順势在敌兵腰間扫了一圈，围上来的敌人被砍成了两段。几乎有些发呆的我，这时候也赶上前去，拾起敌兵的刀枪，随着罗队长往前杀去。

你死我活的斗争，人們的精神特別紧张。在这考驗毅力的时候，敌人敗退了。敌人一退，我們的手榴弹象連发的炮弹似地，把敌人赶下了山去。

敌兵虽然退了，敌炮却“阴魂未散”，老是打个不停。

炮弹有的落在敌群里，有的落在山坡上，也有的落在我們的陣地上。打着了的大树和竹林，被风一吹，燃起了熊熊烈火，发出刺耳的尖叫。我們顾不了这些，只是忙着整理工事，准备还击敌人的再次进攻。

炮声一停，罗队长提着大刀，站在陣地前對我們說：“同志們，”他举起刀，向冒着青烟的一棵小树砍去，“軍閥的脖子比这个还难砍哪！”他停了停，装出严肃的样子說，“那玩意发軟！”

話音刚落，炮声又响了。这次敌人特別猖狂，炮声和狼嚎(háo)似的怪叫声混成一片。炮弹落在陣地上，把石头和树木炸成小块，飞向天空，卷起团团烟雾。

烟雾过后，我发现罗队长扶着一棵沒有枝梢的小树，鮮血順着他的額头流下来。我喊着扑向前去：

“队长！”

他一把扶住我，半天沒吭声。忽然，从上衣上撕下一块布来，强笑着對我說：“来，小順子，給我包起来。”

他伏下身来，我看見他額头上有一条四五指长的血口子。我的心象被什么扎了一下，泪珠成串地掉了下来。他扶着我的肩膀，倒好象是我挂了花似地安慰我說：

“不要哭，小順子，快包起来。离心还远着哪！”

說罢，他又笑了笑。我知道他的笑是为了使我不害怕。我赶紧接过布，在他头上纏了几圈，說：“队长，我背

你下去休息一会吧！”

“小順子，”他站起来說，“一个紅軍游击隊員任何時候都不能流泪，我們的眼泪要和子弹一齐射向敌人。我們要战胜敌人，也要战胜自己。你一害怕，心一軟，伤就痛了。那怎么能行，嗯？”說罢，又揮动大刀往前跑去。

山谷湮沒在烟雾中，天地一片昏暗，成群的敌人向我們扑来。罗队长带着陈大梁那个小队在敌群中厮杀。他的大刀早已分不出刃和背来了。只見他在敌群中忽上忽下，一会儿登上一块較高的岩石，从上往下劈去；一会儿又伏在地上，专砍敌人的脚和腿。突然，他又被几个敌兵团团围住，十几把亮閃閃的刺刀对准了他的胸口。我喊了声：“陈大梁，救队长！”刚要冲上去，忽听一声雷鳴般的吼声：

“誰敢靠前一步，看刀！”

这声音随着滾滾的烟雾，熊熊的烈火，迴响在高山原野。一时，好象枪炮声都不存在了，整个大地都在喊：

“誰敢靠前一步，看刀！”

敌兵被吓呆了。罗队长趁机揮起大刀，又有四个軍閥兵倒在他的脚下。剩下的沒命地逃跑了。

第三次进攻又开始了，敌人象扑不尽的蝗虫向我們拥来。我們的手榴弹炸倒了一片，又上来一片。我随着罗队长和陈大梁那个小队冲出战壕和敌人拚杀着。

太阳即将落下西山，大地上一片暮色，加上炮火的烟雾，什么也看不清了。罗队长看了看西沉的落日，对我说：“小顺子，跑步到西面告诉指导员撤退，把队伍拉到西山密洞等我。你也不要回来了。”

我是多么不愿意离开我们队长啊！但这是命令，对一个游击队员来说，再没有比执行命令更重要的事情了。我只说了声：“队长，你注意！”便往西面跑去。

枪炮声渐渐稀落了。太阳已经完全沉到西山后边去了。大队安全撤出了敌人的包围圈。我守卫在密洞门前，呆呆地看着天上的繁星，回忆着这一天的战斗，等待着罗队长归来。也许是我心急，总觉得时间过得比往常慢。指导员也不时走出来，望望星星，看看远方……

突然，传来了一阵急促的脚步声——回来了！队伍回来了！罗队长回来了！但是为首的却是陈大梁。他负了重伤，两个队员扶着他。一看见我，他扑过来高喊着：“小顺子！”一下子伏在我的肩上。我觉出，热泪顺着我的肩膀流下来……

“罗队长，他……”

“他怎么啦？”我着急地问。

陈大梁抬起头来慢慢地说：“他硬要一个人掩护我们大家往下撤，末了，末了……”

我觉得天在转，地在动，两脚站不稳了。我望着陈大